

长篇历史纪实

荣笑雨 |
王心钢 | 著

粤军抗战记

抗战胜利70周年巨献！

首次从粤军的角度，
还原抗击日寇的真相和细节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粤军抗战记

荣笑雨
王心钢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粤军抗战记 / 荣笑雨, 王心钢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360-7680-8

I. ①粤… II. ①荣… ②王…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76249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孙虹 夏显夫

技术编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刘红刚

书 名 粤军抗战记

YUEJUN KANGZHAN JI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8 1插页

字 数 320,000字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目录

第一章 奋起抗命 十九军首战淞沪

蒋介石说：“看不出这小老广这么不听话，搞的什么名堂？”

1. 蒋不离蔡，蔡不离蒋 1
2. 抗命时尤为默契 7
3. 日军一月四易帅 11
4. 洒泪后撤 21

第二章 主动请缨 竹盔兵东征上海

“这支穿着草鞋戴着竹盔的队伍是哪里来的？”“广东来的。”

1. 神炮无敌 25
2. 虎将出山 31
3. 黯然于大场失守 38
4. 命令居然“摆乌龙” 43

第三章 喋血南京 小老广正面突围

“丢那妈，几大就几大，唔好做衰仔呀！”

1. 上阵亲兄弟 47
2. 血路突围战方冲 53
3. 叶军长侥幸脱险 58

第四章 逐鹿中原 李汉魂对决土酋

“你知我。伯陵兄，我们粤军决不做衰仔！”李汉魂立下军令状。

1. 紧要关头点虎将 62
2. 腰绑手雷上日舰 65
3. 土肥原丢下一把指挥刀 69
4. 硬是个角色，是个硬角色 74

第五章 布阵南浔 薛伯陵张网擒狼

“中国有些事，可做不可说，说了就做不成，我已经独断了几次，要枪毙也就一次嘛！”

1. 杯水论英雄 79
2. 九江失守 81
3. 大摆“反八字阵” 85
4. 差点吃掉整整一师团 91

第六章 痛失广州 余汉谋愧对父老

“广州不战而陷，国外感想甚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致蒋介石电。

1. 南兵北调 98
2. 闪击 104
3. 弃城之将留骂名 107

第七章 临危受命 张发奎坐镇曲江

“我们都是广东人，只要精诚团结，一定能把广州夺回来，把小日本赶走。”

1. 重整破碎山河 114

2. 矛盾重重 119

3. 酱鲤鱼 125

第八章 独当一面 华振中鏖战潮汕

华振中并不气馁，两个多月后的中秋之夜又调来一个重榴弹炮连反攻潮州。

1. 精兵强将布局粤东 128

2. 退一城守一城 132

3. 反攻潮州 135

第九章 力守长沙 虎将军我行我素

“打打打，你以为长沙是你的？”“你说长沙是我的就是我的，我就是要守住它。”“我们错看粤人了。”

1. 又是广仔抗命 139

2. 打山地仗也打嘴仗 142

3. 冈村宁次匆忙下令撤退 146

4. 战上高瓮中抓鳖 148

第十章 一战粤北 四战区破釜沉舟

“全排三十九人阵亡，剩下的都在这里了，七个人……”
说完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身体一软就瘫倒在地上，不远处的几个伤兵一瘸一拐地向排长走过来。

1. “大头余”主动攻击了 153
2. 三华墟撤退 157
3. 新年绝地反击 165

第十一章 二战粤北 余幄奇春风得意

小道消息在中国历来是官方消息的前奏。奇怪的是官方总是要大家不要相信小道消息，之后却又证实小道消息确有其事，余汉谋当然深知个中滋味。

1. 我不如回家种地得了 172
2. 从容战良口 174
3. 海明威来了 181

第十二章 天炉熊熊 长沙城烘烤阿南

吴逸志抱怨薛岳：“再大的老虎也经不住脑袋中枪啊。”
薛岳正言道：“那句话怎么说的？身之不存，脑将焉附？”

1. 独创“天炉战” 187
2. 死守长沙决不含糊 190
3. 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勋章 198

第十三章 胜败转折 粤将军进退两难

白崇禧“啪”地挂断了电话，大骂叶肇“骄横跋扈，不听指挥”，并把状告到了蒋介石那里。

1. 被取消编号的六十六军 201
2. 失长沙四军军长被毙 208
3. 救衡阳无功而返 212
4. 吴奇伟鄂西建奇功 218
5. 粤家老将慨然出山 220

第十四章 悲情难抑 张大王败走桂柳

阅人细致的张发奎问了一句：“你是不是觉得我犯上了？”“不。长官正确。”这句话好像什么都没说，又什么都说了。

1. 逃跑将军该斩 225
2. 敌我双失策 228
3. 饭菜尚温失桂柳 231
4. 一字之错误炸六寨 235

第十五章 三战粤北 韶关城雪夜失守

下属对他说不必太介意，即便说是惨胜，可终归还是胜了嘛。想想，还真是……

胜利是那么实在可触，实实在在得就像手里的那瓶威士忌。

1. 又准备逃了 234
2. 装上火车轮的汽车突破了防线 241

3. 张大王开瓶相庆 250

第十六章 主持受降 张向华威风八面

田中久一摘下佩刀举过头顶，将刀递给张发奎。

1. 久违的五羊城 253

2. 把老对手送走 255

3. 六十二军台湾受降 257

4. 十年前的那只酒杯 262

尾声 打不垮的粤军

1. 青山何处葬英骨 265

2. 不同的结局 269

3. 抗战背景下的粤军情结 271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275

第一章 奋起抗命 十九军首战淞沪

蒋介石说：“看不出这小老广这么不听话，搞的什么名堂？”

1. 蒋不离蔡，蔡不离蒋

蒋光鼐站在营房顶楼，望着吴淞口方向发呆，要出大事的预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那种沉闷焦虑的预感让他莫名其妙地产生一种渴望：该出大事就快点出吧。

吴淞口江面停靠的日军军舰，炮口一直指向上海市区。往日训练时炮塔会左右做一百八十度旋转演练，最近一周却停止了，炮身全套上了炮衣，炮塔附近还堆起了一个用帆布盖着的高堆，有人进出炮塔做维护，却一直没有转动过炮塔。

穿上炮衣的静止炮塔和固定的炮口方向，令吴淞口附近的渔民以为就要风平浪静了，而在匆匆调防到上海的蒋光鼐眼里，分明看到战争威胁一天比一天明显，一天比一天紧迫，甚至闭眼就能看到炮弹迎面飞过来。

“大佬，你是在念住第一炮什么时候响吧。”身后传来蔡廷锴的声音。

“你知我的啦。”蒋光鼐头也没回，依然望着吴淞口方向。

蔡廷锴一直叫蒋光鼐大佬，有时即使是军务场合也没改掉这个习惯，蒋光鼐提醒过他说这样不大好，军务场合就要有个纯粹严谨的军衔等级色彩，德国军事顾问也一直是这么强调的。但是任何舶来品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很快就会沁入浓重的中国色彩，连穿个西装都能配上草鞋，何况是观念与方法呢，所以也不知是记不住还是不在乎，蔡廷锴就是改不了。再说这不是什么原则问题，蒋光鼐也就作罢。少数外省的下级军官颇觉有趣，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大佬”是什么意思时



蒋光鼐

就跟着叫了，等明白“大佬”既是兄长又是江湖掌门人时就叫得更加起劲，但怎么听都像是叫“大楼”。师团级军官见到蒋光鼐常常报以标准的军礼加颇有江湖味的“大楼”。“总指挥”这个职务名称反而只能在正儿八经的军事会议上才能听得到。

眼前的格局更让蒋光鼐作罢，他的职务是“十九路军总指挥”，而不是“总司令”，怎么听都像是临时包工头，并且只下辖一个军，所以跟蔡廷锴这个军长比，他只多管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蔡廷锴。

与蔡廷锴相处久了，好像什么都藏不住，他心里的一点琢磨仿佛一下就被蔡廷锴看出来了。蒋光鼐一直认为自己属于淡泊夷逸，对政治不热心之人，唯对抗日救亡无比积极，否则早被同僚戏称为“老道”了。

“什么时候响都是一个响，我们来这里就是等它响的啦。”蔡廷锴与蒋光鼐性格正好相反，他性格直率，态度鲜明，抗日热情高涨，“我军虽然在国内打败过一些精锐部队，但还没和外国军队交过手。跟你说实话，日本仔占领东三省后，我还想组织一支义勇队北上抗日呢。现在日本仔就在眼前，他敢挑事，我们就揍他。”

“话固然是这么说，不过我同老三营的兄弟讲过，要带他们回家喝老火靚汤的，炮一响，肯定就有人回不去了。”蒋光鼐爱兵如子，凡事都爱往坏处想。

“只要有一个能回去，三搞两搞又能搞出一个三营来，怕乜（什么）啊，识打就识生。记得肥强被你处分的事吧。花鸡巷走一轮他要四回，成条花鸡巷都震了，花鸡巷明星来的，几搞得（很能干）噶。”蔡廷锴生性乐观，说话不拐弯，评价什么人能力出众都爱用“几搞得”三个字，打仗当官做生意玩女人全部囊括其中。

蒋光鼐哭笑不得，瞪着蔡廷锴：“死高佬，你人粗话用不用这么粗？你是军长来的。”

“当兵打仗，又不是绣花，你不粗点会被人骑的。”蔡廷锴年轻时是裁缝出身，没读多少书，说话爱讲笑。

蒋光鼐没再搭话，他知道蔡廷锴说的就是自己，虽然不想认账，但心里承认“死高佬”说得对。

不过，让蔡廷锴和蒋光鼐都没有想到的是，这一仗打下来，老三营官兵居然没有几个能回去的。

1932年1月20日的上海，寒潮突袭，北风怒号，阴雨绵绵，整个大上海紧裹

在一片冰冷中。大街上，行人明显减少。此时，市民们担心的并不是这讨厌的寒冷天气，而是那密布城市上空的战云。这三个月来，停泊在黄浦口的日本军舰明显增多，据内线情报，驻守租界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达到五千余人，军舰三十余艘，随时有开战的可能。

而上海的形势也日趋紧张：大量的日本侨民和特务在日本军方指使下，不断与市民和学生发生冲突。就在两天前的下午4时，天崎启升等五名日本僧人在毗邻上海公共租界东区（杨树浦）华界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外滋事，被人殴打，造成一死一伤。日方认定这是工厂纠察队所为，利用报纸电台等将消息广为传播。

上海市民从收音机里听到，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要求上海市长吴铁城道歉，还提出中方要接受其“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等诸多无理要求，态度极其强硬。并声称，中方如果不答应，后果自负。

南京国民政府仍处于一片混乱中，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当权，亲日派、主和派占上风。上海市民闻之叹气：我们的政府怎么了？我们的军队在哪里？堂堂中国第一大市的市长竟然在自己的土地上对一群外国人只会唯唯诺诺点头哈腰，这个国家还有脊梁吗？然后骂娘，骂娘希匹，骂完后依然无助地听着不断恶化的消息。

19日凌晨2时，几十名暴徒和日本海军陆战队员突袭三友实业社，放火焚烧了该厂工场。同时，暴徒还冲到三友实业社附近的租界警亭，凶残地杀害了准备报警的华人巡捕田润生，割掉华人巡捕陈胜德的一只耳朵，砍掉了华人巡捕来伍兰左手的两只手指，捣毁了警亭。

明眼人都知道，上海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就开始把上海作为其掠夺中国财富的重点地区。“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为掩护炮制伪满洲国傀儡政府的计划，由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串通日本上海公使馆助理武官田中隆吉、女间谍川岛芳子，准备在上海做些“气氛策划”，以转移国际视线，由此炮制了“一·一八”日僧人被打事件。

日本人“后果自负”的强硬要求明显含有不由分说的战争威胁，国民政府内尽管对是否派兵防御一直存在分歧，但最终顶不住民怨兵怨和国际舆论，不得不做出一些应对部署。外界很少人知道，当时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竟然不是中央军，而是一支粤军，几乎清一色的广东仔。

十九路军的前身是著名的粤军第一师第四团，其核心领导人是陈铭枢。陈铭枢，广东合浦曲樟（今属广西）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生。

陈铭枢手下有两员大将：蒋光鼐，蔡廷锴。当初，陈铭枢任粤军第一师第四

团团团长时，蒋光鼐是第四团的一个营长，蔡廷锴则是蒋光鼐营的少尉军官。全团军官以保定军校学生为骨干，唯有蔡廷锴是例外。

蔡、蒋二人一高一矮，蔡廷锴个子出奇地高，身高一米八四，人称“高佬蔡”，而蒋光鼐个子则相对矮些，但十分精悍，他曾自嘲地笑道：“我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时，选的是骑科，因为骑在马上别人就看不出我的高矮了。”

蒋、蔡二人情同兄弟，但两人出身、性格却迥然不同。

蒋光鼐原名熹，后改为光鼐，字憬然，1888年12月17日生于广东省东莞县虎门南栅乡桐园坊（今属三蒋村）。他出身书香世家，爷爷是进士，父亲是秀才，可因为父母早逝，家道日衰，年方十四岁的蒋光鼐听从母亲生前的劝告，弃文从武，从广州陆军小学，到南京第四陆军中学，再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骑兵科学习，一路“绿装”，成为真正的军校科班生。而正是在广州陆小读书时，他与同班同学陈铭枢成为好友，并经陈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1915年冬，蔡锷等人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起兵北伐。蒋光鼐绕道越南，进入广西，参加了护国军。在向广东进军途中，传来袁世凯在北京病死的消息，护国军士气大振，顺利进抵广州。蒋光鼐发现，龙济光虽已被赶出广州，但广东的实权却落在广西旧军阀陆荣廷的手中。

在颇感心灰意冷的情况下，蒋光鼐与好友李章达、张廷辅、袁煦圻一起住进广州六榕寺大梅堂，拜师学佛。不久，陈铭枢也来与他们一同学佛。在六榕寺期间，他们跟随住持铁禅法师学习佛教经典，并起了法号，如李章达号“南溟”，陈铭枢号“真如”，蒋光鼐则为“憬然”。因“憬”与其原名“熹”古音相同，且隐喻了对人生的感悟，故后来蒋光鼐一直以“憬然”为字。

1917年9月，国会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以方声涛为大元帅府卫戍司令。蒋光鼐离开寺院，出任警卫营第一连少校连长，后担任总统府警卫第二团中校团副，与叶挺成为好友。

蔡廷锴，字贤初，1892年4月15日出生于广东罗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只读过三年私塾。他十一岁丧母，随父做过裁缝，当过土医生，十七岁时投入广东新军，从士兵干起，后经辗转，到李耀汉肇军的陈铭枢营当排长，以作战勇敢著称，号称“打仔”。虽然一度到讲广东陆军讲武堂学习过，但他毕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蒋、蔡相遇富有戏剧性。当时在粤军第四团第三营里，蔡廷锴是资历最老的连长，又战功卓著，故在营长升迁后，全营官兵都以为这一职务非蔡莫属，便提前向他祝贺。

然而，世事难料，团长陈铭枢却把自己的老同学蒋光鼐“空降”来当营长，蔡廷锴大感意外，觉得丢了面子，一气之下辞职而去。

不过，蔡廷锴事后了解到，蒋光鼐确实有才干，上任后，很快就以自己的能力和处事公正、待人宽厚的态度，赢得部属的拥戴。

1923年8月，蒋光鼐升任第一师补充团团长，后调任第一师第二团团长，曾经出走的蔡廷锴被任命为第二团第一营营长，从此开始了两人长达数十年的合作经历。

蒋光鼐是保定军校高才生，打仗指挥若定，长于运筹帷幄，而蔡廷锴富有实战经验，每次作战都亲临前线指挥，勇敢坚定，两人合作，珠联璧合。两人先后参加了讨伐桂军沈鸿英、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两次东征陈炯明、南伐邓本殷等历次战役，屡建战功，并在战斗中结成生死兄弟。

1925年，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成立，陈铭枢、蒋光鼐分别提升为第四军第十师师长、副师长。蒋光鼐原来统率的第二团扩充为第十师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团，分别由蔡廷锴、范汉杰、戴戟担任团长。

1926年5月，第四军陈铭枢第十师和张发奎第十二师从广州出师北伐，一直打到武昌城下。蔡廷锴团和叶挺团分别从不同的地点攻上武昌城头，为“铁军”赢得了荣誉。随后，陈铭枢晋升为第十一军军长，他率领的第十师分编为第十一军第十、第二十四两个师，蒋光鼐任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戴戟、蔡廷锴分别担任第二十四师的正、副师长。

宁汉对峙时，第十一军出现分裂（因为没有鲜明的政治立场和灵魂人物，粤军多次分裂，甚至同室操戈，兵戎相见，造成粤军不像李宗仁、白崇禧的桂军那样团结，这是粤军最可悲之处），陈铭枢、蒋光鼐、戴戟先后离开武汉归附了蒋介石。而蔡廷锴却没走，留在武汉，调升第十一军第十师师长，跟随张发奎继续第二次北伐。

1927年8月1日，蔡廷锴师参加了由中共领导的“八一起义”，但在起义部队南下广东的半途中，他看到的是不断被追逐，不断在逃窜，深感绝望。一念突起，他率部离开起义部队，重归陈铭枢的麾下。

1929年，第十一军番号撤销，改编为编遣区第三师和独立第二旅，蒋光鼐任第三师师长，蔡廷锴为独立第二旅旅长。同年，蒋光鼐第三师、蔡廷锴独立第二旅分别被改编为六十一师、六十师。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陈济棠、陈铭枢站在蒋介石一方，蒋介石命蒋光鼐、蔡廷锴率部堵截张、桂联军北上之师。蔡、蒋两师在衡阳七塘一带与张、桂

联军恶战两昼夜。张发奎的部队乃善战之师，蒋光鼐和蔡廷锴能够顶住张、桂联军优势兵力的进攻并将其击退，显示了出色的作战能力。

此一战，蒋光鼐、蔡廷锴与张发奎之间也打下一个难解的心结：同为粤人，只为一时的政见偏差同室操戈，实在有点脸面无光。在蔡廷锴看来，这是白受了多少苦，白费了多少精力。

中原大战最终以蒋介石获得全面胜利而结束。蒋介石对自己这笔收益颇丰的买卖相当满意，一高兴，大肆打赏为其立下汗马功劳的各路将军，其中，蒋光鼐被任命为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蔡廷锴为第十九路军军长，该军还得到一百万元巨款的奖赏。十九路军的名称由此确定。

济南，在以“活鱼三吃”著称的汇泉楼饭庄，蒋光鼐、蔡廷锴偕师团级军官举杯相庆。

蔡廷锴豪饮一杯后感慨：“人生变故真是霎时之间，民国十六年我若不是一念之下回归广东跟你做伴，恐怕现在不是被砍了头就是躲在赣南被围住靠吃野菜挨日子，怎么会有今天哪？”

蒋光鼐对喝酒素来克制，只是举杯示意了一下：“军人的无常其实就是政局的无常，你我虽然是总指挥和军长，也只是人家手里的一粒小棋子，摆对了，就功成名就，摆错了，就遗臭千年。”

“总指挥犀利。无怪乎说你是‘食脑’的，坐在地图前面打仗，我则是‘食手’的，只会开枪开炮，粗人一个。”

蒋光鼐笑而不语，虽然是意气相投的军人，但他还是多了一层看政治的眼光。

1931年2月，时局再次出乎蒋、蔡所料，国民党两大班底开始闹“宁粤对峙”，最后以蒋介石下野草草结束。而宁粤和谈的一大成果，即是由粤系人物入南京掌权，陈铭枢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司令。

作为宁粤和谈的条件，陈铭枢便把嫡系部队十九路军调来南京、上海一线担任卫戍任务，实是为粤系“保驾护航”。1931年11月初，十九路军的三万余人从江西吉安开拔，当月20日抵达京沪一线。

甫一到达京沪防线，蔡廷锴对蒋光鼐感叹道：“你在济南说的真绝，我们就是棋子。”

“只是，在这盘棋上，我们堪当大用。”

2.抗命时尤为默契

大敌当前，作为军人别无选择。这是蒋光鼐给属下军官做的最简单也是最有效的战前动员。

1932年1月23日，天气阴寒，十九路军在龙华警备司令部秘密召开营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与会的主要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戴戟、张襄、区寿年和翁照垣等。

举止粗犷衣着简朴的蔡廷锴说话自信坚定。他手压着武装带首先发言：“日本仔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是在明着叫阵了。现在，商店被其捣毁，民众被其侮辱，他们还加派军舰、战机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戟司令一起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了，下了决心，死战一场。但决心去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这仗该怎么打？”

一五六旅旅长翁照垣愤然起立：“我们是国家的军队，是民众的保护者，应以卫国为己任，以民意为依托。现在国家受辱，民众受欺，都希望遏阻侵略。如果日寇再有暴虐行动，我军应该奋起抗击。总指挥，军长，你们说怎么打就怎么打，我们绝不含糊。”

十九路军军官几乎都是广东人，唯有戴戟是安徽人，时任淞沪警备司令，但他一直在粤军中任职，深为蒋、蔡器重。

戴戟响应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只有尽我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此时不用我，何时用我？”

蒋光鼐望着群情振奋的属下，不由得也亢奋起来。他挪开压在地图上的茶杯，斩钉截铁道：“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就可以杀开一条血路，打开一条胜路。我们先打城防阵地战，第二步是街道巷战，警察局送来了详细的街巷地图，我们先根据这些地图做好弹药配置，配一些重武器给警察，他们也会配合我们。”

蔡廷锴插话：“工人和市民组织了抢救队、义勇军，好多学生哥也递来了血书，做好了血旗，要加入我们。”

蒋光鼐沉吟一声：“不到万不得已，不要接收他们，都还是细路哥（孩子）。”

蒋光鼐讲起了昨天亲眼目睹的感人一幕：小脚母亲把十七岁的儿子带到军部，对儿子说了句：“依赢了再回来。”然后将儿子推进军营，背着身体哭着离

开，不敢再回头看儿子一眼。哨兵为之流泪，向她高喊：“上海妈妈，我们都是你的儿子。”

听到这些，军官们更为振奋，上海人民如此热心支持十九路军，我们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京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樊宗迟及时带来了陈铭枢的三项指示，其中最关键一项就是：“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即在原地抵抗消灭之。”言下之意，可以打了。

蒋光鼐心中有了底，当天晚上7时，向十九路军各部发出密令：

第七十八师一五六旅负责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的防守任务，第一五五旅负责防守京沪铁道线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一线；

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与附近要塞守军相互支持；铁道炮队及北站宪兵营归七十八师第六团指挥；

丹阳六十师之黄茂权团于二十四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第六十师、第六十一师为总预备队，原地待命；各区警察及保安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暂驻龙华。

各级军官接到这道密令都舒了口气，不准抵抗不准开枪的紧箍咒戴得太久了，弄得哪里还像一支主权国家的守土之军呢？

会后，十九路军各部基本上完成了战略战术的部署准备。军官们纷纷留下遗书，安顿好父母和妻儿老小，束衣按剑，预备迎击。

随即，各部到达指定地点，在街面上修筑防御工事。连排长们指挥士兵们用沙包在街道上迅速堆起三道街垒，街垒之间相隔二百米，每条街垒的前方五十米再架上由铁丝和栅栏组成的路障，以便尽量降低敌人冲锋的速度。而在街道两旁的楼房制高点，则重点布置狙击点、投弹手和轻重机枪，形成交叉火力。



“一·二八”事变前夕